

打饼

六兄弟的血色往事

DA PIN 3 刃冷情深

一部讲述南方黑道六兄弟二十年来打拼的故事

LIU XIONG DI DE 浪翻云◎著
XUE SE WANG SHI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打饼

六兄弟的血色往事

DA PIN

LIU XIONG DI DE
XUE SE WANG SHI

3 刃冷情深

浪翻云◎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拼: 六兄弟的血色往事. 3 / 浪翻云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185-9

I. 打… II. 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0646 号

选题策划: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王绍来

特约印制: 徐冬梅

封面设计: 

书 名	打拼: 六兄弟的血色往事 3
作 者	浪翻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00 × 99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185-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是一个人呆呆地躺在床上。内心的两种念头在剧烈交战。理智告诉我,现在的做法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情感却又告诉我,我正在永远失去一份宝贵的东西。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心力交瘁,却又收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顿时让我明白过来,这一整天的考虑是何等的多余,又是何等的幼稚。

我们都没有待在九镇,但是手下却还有着不少的小弟。他们一整天都在为我们四处搜寻着么鸡的下落,以及三哥方面的消息,却一无所获。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当所有人都认为再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的时候,三哥出现在了九镇。

除了明哥之外,么鸡、牯牛、癫子、阿标、鸭子、缺牙齿、团宝等,基本上三哥团伙的全部核心人物,都随着三哥一起出现。除此之外,还有两张坐满人的中巴车。

几辆车直接开到我们的迪厅门口,下车之后,这伙人手上拎着各式各样的家伙冲进了迪厅。整个过程之中,三哥本人并没有现身,但是他那张熟悉的黑色别克车一直静静地停在门外不远处。

当天负责迪厅具体事务的是胡玮和元伯的几个小弟,三哥的人并没有过于难为他们。赶走了所有的客人,把他们几个踢打了几下之后,就被刀枪顶着安静地站到了角落。

接下来,三哥的人砸烂了我们的迪厅,所有的设施和器具都被砸得粉身碎骨,一片狼藉。我们六兄弟千辛万苦才落下的这份心血,就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成为一片废墟。

临走之前,么鸡还对着我们迪厅的招牌放了一枪,然后告诉一个叫陈辉的小弟,要他转告给我:胡钦对我打了两枪,还欠一枪!

我们都想过三哥会报复,想过他会办我们其中的某个人,甚至也想过他会对我们的迪厅做出一些什么。但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他居然会在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地方,明目张胆地完全地砸掉了它。

本来,我们兄弟和三哥之间的龃龉,已经在道上有了一些风言风语,但并没有什么去证实。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悄悄地发生在私下,知道详情的仅限于几位当事人而已。所以,传言一直也只是传言。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当着无数人的面,三哥和他的手下,亲自动手砸掉了我们的迪厅。这件事让大家都明白了——传言就是事实。

九镇六帅确实和义色已经分道扬镳,化友为敌!

如果说之前,我还隐隐期待着和三哥之间会有一丝缓冲、和解机会的话,三哥这一晚的行动,已经完全证明了他要铁下心办掉我们兄弟。当冲突以这样严重的形式公开化的那一刻,势必将会波及到九镇的每一个流子,原本的秩序也会重新洗牌,所有的人都会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重新选择自己要站的队伍。在当事人之间私下进行劝解、斡旋、试探,全部都失去了意义。

唯一留给我和三哥去选择的路,就只有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了。

因为这场仗,无论是三哥,还是我们,谁都输不起!

2

我终于真正接受了与三哥已经决裂的事实,也第一次产生了直接针对三哥和他手下的报复之心!

接下来的一整个白天,我和小二爷、地儿都待在宾馆里面,谈论着具体的对策,大概有了些眉目的时候,却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我的手机号码是新换的,知道的人并不多,甚至连武昇和袁伟都不知道。早在办蛤蟆之前,我们兄弟就已经商量过,既然武昇和袁伟还在跟着三哥吃饭,这些事还是不把他们牵扯进来。

办蛤蟆的事也是我和小二爷、地儿三个人私下进行,武昇袁伟并不知情,我想他们两个当时并不清楚我们和三哥之间的冲突究竟到了何种地步。

迪厅被砸,三哥选择了把所有一切都公之于众,听到消息的武昇并不难问到我的电话。

当电话响起的时候，看着那个熟悉的号码，我却只能愣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小二爷，不知道应该去接还是不接。

武昇和袁伟在几年前正式打流之后，就一直跟随在三哥的左右。尤其是武昇被罗佬砍的那一次，可以说是三哥救了他的一命，他们两个对于三哥的感情，我很清楚。同时，我更加清楚的是，武昇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犹豫了很久之后，我终于狠下心，接通了电话。

“喂，胡钦？”电话里传来了武昇有些不确定但是又很不客气的声音。

“是我，武昇，怎么了？”

“你他妈的和三哥怎么回事？！事情怎么闹到了这一步？”一听见是我的声音，武昇马上爆发了，几乎是吼着给我说道。

“武昇，有些事，一下说不清白，你……”

“什么事说不清白！你今天必须要和老子说清楚，你而今在哪个地方？”不等我说完，武昇就再次狂吼着打断了我的话。

望着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好受，但是我呢？难道我又好受吗？

整理了一下情绪，刚准备开口告诉武昇我们的地址，一边的小二爷就赶紧抢过了我手上的电话，说：“武昇，你这么激动搞什么啦？我们现在在市里，你是不是想来？”

“是，你们到底在哪里？我而今也在市里面。”

“那好吧，一个钟头之后，你去青年路的一笑天茶楼，到时候在那里见，见面再说。”

小二爷挂上电话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武昇过来？你难道还怀疑他吗？未必他还会对我们搞什么名堂啊？”

“胡钦，我不是怀疑他。只是你也要想一下，三哥是个什么人？要找我们，武昇和袁伟就是一个最好的线索。万一，他们不晓得，而三哥又做了安排呢？”小二爷避开了我的眼光，淡淡地回答道。

小二爷的做法让我感到有些不开心，但是他的回答却又让我哑口无言，我知道他是正确的。

三个人都觉得不痛快，小二爷说完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默默地坐在那里。

半晌之后，我开口说道：“好吧，我现在过去，武昇只怕也到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万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小二爷再次说道。

“有什么事？啊？有什么事？小二爷你给我说，会有什么事？武昇叫人过来办我吗？啊？有什么鸡巴事？”我突然之间爆发了出来，小二爷的话甚至让我有种被侮辱的感觉。

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之间发火，一下反应不过来，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心里的一股邪火，让我感到憋闷到了极点。盯着小二爷，我接着说道：“我×！武昇要办老子，就是老子瞎了眼。要你去个屁啊？啊！关你什么事？就你他妈的义道，武昇就是个二五仔（叛徒）？你没得屁事，天天就是他妈的怪话多！我×！”

小二爷的眼睛一下就红了，泪水盈满了眼眶，却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仍旧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

“算了算了，胡钦，我陪你去吧。小二爷也没有说什么，你发什么脾气？他也是为了你好啊！”一边的地儿赶紧开口拦住了我。

看着小二爷的眼神，愧疚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知道他是对的，只是他的话太过于残酷，残酷到让我根本就不想接受！

“胡钦，你收拾下，我们走吧。武昇也应该到了。”地儿走了上来，拉着我的手向外扯。

我和小二爷同一时间站了起来，小二爷走到一边的衣柜旁，拿出来两把手枪，递给我们说：“你骂我，我也要。事情到了这一步，不小心点，哪个都是个死。”

对望良久之后，我默默地接过了枪。我一直都明白，他是对的。

“对不起了，弟兄！”

说完这一句，我带着地儿转身走出了房间。

3

道路畅通，的士很快到了位于青年路的一笑天茶楼。

还没下车，就看见穿着一身黑西装的袁伟，正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地抽着烟。

下车之后，我们两个迎着袁伟走了上去，那一瞬间，三人间往常的亲昵荡然

无存,脸上都露出了一种难言的尴尬,以及刻意的掩饰。心酸再次涌了上来。

“来了?”

“嗯,来了,武昇呢?”

“他在楼上,七号包厢,要我在这里等你们呢。小二爷没有过来啊?”

“他没有来,那边人多,他还要留在那里打招呼(土话,照顾的意思)。”

“哦,那上去吧。”

我和地儿就要向上走,袁伟却一把拉住了地儿:“地儿,你陪我在这里说下话吧,武昇想和胡钦两个人单独聊哈。”

我有些意外地看了眼袁伟:“你们都不去,只有我和武昇?”

“是啊,他开始说了,想要和你单独谈谈。”袁伟也定定地看着我,眼神清澈明亮。

“胡钦,你自己上去吧,我就在这里陪袁伟也要得,帮我给武昇带个好。”地儿见状,开口搭了腔。

没有再搭话,我一个人走上楼,推开了七号包厢的门。

房间里,武昇一个人静静坐在靠窗的一个位置上,侧脸望着窗外的车来车往,看上去显得那样的孤独。

面前茶几上摆着一架小小的燃炉,炉子里不断冒出细细火焰,伴随着滋滋的蒸汽声。茶壶里的茶水烧得正旺,在武昇的面前和对面的空位上,分别放着两杯温润澄红的大红袍。

听到我的推门声,他转头望了过来,原本俊朗的脸上透出一股难以掩饰的沧桑与纠结,紧皱的眉头和无神的双眼让他仿佛突然老了好几岁。

出乎我意料的是,武昇并没有表露出半分愤怒之情,一如往昔地望着我亲热一笑,只是笑意里有说不出的苦涩之意。

“老四,你来了!”

看着他的样子,我很想像以前一样轻松而又亲热地调侃两句,但除了同样干涩的苦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啊,等久了吧?”

“刚来呢,坐吧,你最喜欢的大红袍。”

这一句原本是平常不过的话语,却在一瞬间让我红了双眼。正要坐下的我装着系鞋带,弯腰强忍了半天才恢复过来,坐直了身体。

端起面前的大红袍,两个人都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各自喝了几口,武

昇收回了看向外面的目光，望着我道：“老四，你是不是真的要和三哥不争出个输赢不放手？”

“.....”

“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办？袁伟怎么办？你们四个人爽了，我们怎么办？啊？三哥对我武昇是恩重如山，你们又是我结拜喝血酒的兄弟。随便你们哪一方，交代我去办谁，我眨一下眼睛，就是杂种！但是，现在你们要我和袁伟怎么办？啊？”面对我的无言，武昇开始有些激动了起来，飞快地说出了一连串的话。

“八爷，这件事，我们一直不告诉你和袁伟，就是怕你们为难。到了这一步，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三哥了。你晓得滴！”在武昇的逼问下，我只能艰难地说出了上面一段话。

我的话刚落，砰的一声，武昇重重地把杯子砸在了茶几上面，茶水四溅，洒了一身。

4

武昇脸色发青，双唇剧烈颤抖着，指着我的手指也微微摆动不停，显得非常激动。

“什么由不得你？怎么由不得你？你给我说！从小，我们不就是在三哥面前服小的吗？现在就鸡巴不同了啊？你就不能服小啊？啊？是不是要三哥给你低头，你才爽啊？小时候，三哥照顾了我们那么多，你他妈全忘了？你现在还要和三哥搞！你们几个都是他妈的混账！你们是人啊？良心被狗吃了？你们这些蠢货！”

听着武昇的责骂，一股莫大的委屈涌了上来，我已经失去了三哥，现在我又感到正在失去面前的武昇，我错了吗？我错在哪里？

“武昇，你他妈只晓得说这些屁话。老子问你，你要我服小，我他妈的不想服小吗？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我，胡玮他们早就去办三哥了！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不表态？贾义从十四岁开始就跟我这么多年，现在被么鸡那个杂种搞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办？我问你？而今迪厅也被砸了，这是我们兄弟一起的生意，我怎么办？武昇，老子也是个大哥啊？我×！”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我边哭边狂吼着说道。

这么长时间以来，贾义被砍了，有我为他报仇；胡玮不开心了，可以找我发牢骚；小弟们觉得被三哥压得太厉害，有我来为他们找回脸面；险儿、小二爷要维护我们兄弟的利益，也有我来带头。但是我呢？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不是啊！我从来就不愿意去做这些事里面的任何一件，可是我有得选择吗？

没有，因为我才是老大！

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老大，我忍受了和曾经照顾我、爱护我的三哥决裂，也忍受了自己所遭受的打压。现在，又来面对着结拜兄弟的责难。

我的苦，又要去找谁来诉？

这个时候的我，才完全明白了当初和大脑壳摆场之前，明哥给我说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你们三哥现在是没有办法了，你何必像他那样之后再后悔。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你懂个屁！”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就像明哥说的一样，我再也回不了头了。

想到现在的一切，我心里的所有委屈都爆发了出来，我太需要一个宣泄的地方。再也忍不住，就在这个结拜大哥面前，我第一次呜呜地放声大哭了起来。

看着我的样子，武昇的双眼也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良久过后，他沙哑着声音哽咽道：“老子就说了，当个什么屁老大！啊？你非要当个什么鸡巴老大！以前，我们跟着三哥，什么事不想，也不差钱用，不好吗？现在弄成这个屁样子，我和袁伟应该怎么办啊？”

又过了很久，我才停止了痛哭声，点上烟狠狠抽上几口，再灌了一大杯茶水之后，才望着武昇说：“八爷，而今说什么都迟了，这件事我和三哥两个，没有一个人出点儿血，就收不了手了。我晓得你和袁伟不快活，我们四个人也没有一个快活的，这就是命！我只求你莫要怪我！”

听到我的话，武昇脸色又变得激动起来，嘴一张，刚准备说点什么，只听见包厢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以及地儿焦急无比的狂吼：“胡钦，快跑！！”

5

我与武昇都是一脸愕然的对望一下，同时站了起来，看向外面。

噻的一声，紧闭的包厢门被地儿大力一脚踢开，撞上两侧的墙壁。同时，窗外传来一声尖锐而急促的刹车声。

“走走走！快走！鸭子和阿标带人过来了！”地儿面色通红地冲进来说，眼里满是恐惧和惶惑。跟在地儿后面的袁伟额头上也满是汗水，同样焦急而无措地看着我们。

每个人都知道，在这样敏感的时期，我和地儿之中的随便一个人落在三哥手上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地儿这句话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击在了我的心头，几乎让我站立不稳，彻骨的寒意顿时充塞了胸膛，更胜可能落在三哥手上的恐惧。

我的目光扫过他身后一言不发的袁伟，再死死地盯住了对面的武昇。

在我无言的凝望之下，武昇的目光由起初的惊慌变成意外，再转换成了不解，最后则是愤怒。一只手撑在桌子上，胸膛剧烈起伏，双唇颤抖得像是两片秋风中的落叶，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嘶声说道：“不是我和袁伟！”

我没有再回答他的话，而是一只手抓起放在桌上的包，另一只手从腰后抽出了手枪，飞快上膛之后，当先对着包厢门外冲了出去。

才跑出包厢三四米，就听见楼梯上传来了一阵繁杂的脚步声，以及很多人同时发出的急促呼吸声。

只是零点几秒的考虑，我回转过身，一把拉着身后的地儿，再次飞快地跑向了原来的包厢。

武昇和袁伟都还呆呆地站在包厢里面，我猛地一下关紧了门，拴上锁扣，再跑到窗户边，打开了窗户，回头叫道：“地儿，跳！快点！”

这个包厢的窗户是像宾馆那种铝合金、横向滑动的窗户，只能打开一半，一次也只能跳一个人下去。

“我不跳，你快跳，我帮你守门！”地儿应了我一声，居然头都不回，一只手拿枪站在门后。

“我×你老娘啊！快他妈跳！”我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过去，一把扯着地儿的头发，边向窗口拖，边气急败坏地大声喊道。

走廊上传来了逐个包厢搜寻的响动，以及阿标和鸭子熟悉的对话声。

地儿攀在窗口，一只手死力拉扯着我的手，想把我抓着他头发的手掰开，一边说道：“老子说了不跳就不跳，三哥要的是你，搞我没有用，你快走，你走了，他就不敢……”

不等他说完，我猛地一枪把就砸在了地儿的脸上，血一下就从鼻子里面流了出来。突如其来之下，地儿也顿时安静了下来。

“地儿，你听我的，你跳！快点回去，回去哒告诉小二爷，万一我有三长两短，就帮我报仇！”不再由地儿分说，我把他硬推上了窗户下的茶几。

这时，从隔壁很近的地方传来了搜查的声音。

而地儿却依然站在窗户上，两只手死死地抓着窗户边沿不松，还想说什么，我飞快地打断了他：“你松手！给老子跳啊！我×你妈的逼啊！你今天还啰嗦，我们这一世都不是兄弟，老子全家死绝的还和你当弟兄！”

那一瞬间，地儿的手松了开来，偏头看了我一眼，望着我的目光让我心痛欲绝。

就在他转身刚要跳下去的时候，一只手从旁边伸了过来，一把拉住了他，同时在我耳边传过来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莫跳！跳哒，腿都摔断！把枪给我！”

武昇！

他站在一边，原本与我对话之时的激动之色消失不见，一片铁青的脸上显现出的只是一种坚定与决绝！

武昇莫名其妙的这句话，让我和地儿一时都领会不过来，愣在原地望着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武昇又几乎是拼尽全力地大喊了一声：“把枪给我和袁伟！”

这一声巨大的喊叫，使我猛地打了一个激灵。同一时间，包厢门外响起了重重的踢门声，还有阿标那讨厌而又熟悉的喊叫：“开门！”

看着武昇的眼神，在那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我飞快地把枪递给了武昇，看见我的动作之后，地儿没有片刻的犹豫，也马上把枪交给了另一边的袁伟。

6

嘭嘭嘭！随着重重的踢门声，门外也再次传来了阿标的大叫：“开门，开门！武昇，三哥要老子来办事的！你最好开门！”

“阿标，你叫你妈的逼啊！”武昇对着袁伟打了个眼色，两个人都反背着一只手，把枪放在了身后，一前一后地走了过去。我和地儿极度紧张地看着他们的举动，我拿起了茶几上的一个烟灰缸，地儿也握住了武昇原本喝茶的那个杯子。

在那一刻，时间都好像以成百倍的速度缓慢了下来，一种巨大的恐惧和压

抑占据了的身体。剧烈的心跳让我的脑袋感到了一阵微微的眩晕,很久不曾有过的那种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再次涌了上来,就连吞咽口水的动作都变得那样艰难。一只手扶着桌子,我尽量用发虚的双腿艰难支撑着整个身体。

武昇一步步走近了大门,转眼,手搭在了大门的门扣上。

枪已经给了他们两个,我知道,只要今天我赌错一步,那么我和地儿可能都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门终于被缓缓地打了开来,外面喧闹的声音一下子涌入了房间,也就在这一刻,时间再次恢复了流动。

“给老子站住!你们是不是连我也想要办?”武昇高大的身体挡住了门框的一大部分,后面半步远的袁伟则堵住了剩下的另一小片空白。

“武昇,让开,这是老大交代的事。胡钦,今天一定要带回去!你敢多事,老子一样会给三哥说!兄弟们,进去!”门外和我们一直有仇的阿标毫不示弱地发话了。

随着门外响起的一片喧闹声,武昇和袁伟的身体在逐渐向后移动,却依然奋力堵住了门口。

“等下!你妈逼,再动老子打死你!鸭子你怎么说?”武昇突然举起了隐在身后的枪,再偏过头去看着一直和我关系不错的鸭子,门外的人们也在同一时间内安静下来。

“……武昇,这是三哥交代的!胡钦,我没有办法!莫怪我!”鸭子沉默了半晌之后,终于艰难地说出了一句话来。

“那好,进来吧,有什么事,等见到三哥了再说,现在要是哪个敢伤他一根毫毛,老子就打死哪个!”完全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武昇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整个人懵在那里,目瞪口呆地望着武昇,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出卖我的居然是他!

正当我面如死灰呆立在那里时,却突然又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武昇说完这句话之后,他让开了原本挡着门的那半边身子,向左边横移了半步,整个人侧立到墙壁后面。而袁伟则继续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微张的一只脚,稍稍挡住了进门的路,任何人通过之时都必须耍些微地侧向武昇那边。

当时站在了墙壁后面的武昇的表情,因为墙壁遮挡的缘故,只有房里面的我和地儿、袁伟三个人可以看见,门外的鸭子、阿标他们却看不到。

那一刻,我看到武昇对着袁伟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袁伟的眼神在与武昇

一触之后，马上迅速移开，望向了正举步走进来的一伙人。

同一时间，我还看见了武昇和袁伟拿着枪的手指上，因为用力而渗出的青白之色。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过来，他们并没有出卖我和地儿！

7

两个人对着我飞快跑了过来，我举着手上的烟灰缸猛地砸了过去。

“狗杂种！”

我的烟灰缸还没有碰到对面的一个小子，头上就已经被重重拍了一钢管，鲜血一下子就顺着我的额头披了下来，天旋地转之下，两把杀猪刀已经架在了我的脖子上面。

“阿标，你今天最好弄死我，要不然，我不弄死你就不是人！”两只手都被人死死地反在了后背，来不及去擦的血不断流了下来。我努力睁大眼睛，感受着鲜血流进眼里的热辣不适感，整个世界都已被血染得通红一片，看不清哪个是阿标，我依然盯着前方的重重人影狠狠说道。

“呵呵呵，胡钦，每个小麻皮被办的时候都喜欢说这些屁话。到时候再说吧！”阿标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过来。

看到我和地儿都被抓住了，鸭子和阿标一前一后也随在后面走了进来，鸭子一脸愧色地望着我。

因为袁伟稍微地挡住了门，走在前面半步的鸭子只好侧向了武昇那边；而慢了半步的阿标则站在了原地，等鸭子的通过。

这几个细小的动作其实都只是发生在刹那之间，透过重重人影，我看到武昇和袁伟几乎同时发动，分别抓住了靠向各自一侧的鸭子和阿标，两把枪刹那间顶在了两个人的脑袋上。

“×你妈！小杂种，放人！”武昇爆发出了一声大吼。

阿标和鸭子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两人不由自主地放低了手上原本平抬的枪口。

而本来对着我和地儿的四把枪也一下就转了回去，对准了武昇和袁伟两个人。

“阿标，老子数三声，放不放人？”抓着阿标的袁伟说话了。

“袁伟，你和武昇想清楚啊！这不是老子要搞的，是三哥交代的事，你们考虑好啊？”一脸煞白的阿标说道。

“三哥那边老子自己去给他说，要你操个鸡巴心！现在先给老子马上放人！”武昇接口了。

“武昇，你只有两把枪，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枪，你最好把枪放了！省得你和袁伟自己吃亏！”被死死箍在武昇怀里的鸭子突然很冷静地说道。

“鸭子，我和你关系好是不错，但是你要清白，这两个是我结拜的兄弟，我不可能让他们出事。我不想打你，不过今天，你最好莫逼我打！”武昇毫不犹豫地回答了鸭子的话，只是这次的声音里面却透出了一股破釜沉舟的味道来。

所有人都还是沉默，包括鸭子，也是紧紧闭上了自己的嘴巴，一言不发。

啪的一声，谁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武昇突然一枪打在了前面一个同样举着枪的人的大腿上，那个人惨叫一声，捂着腿蹲了下去。

这一枪把屋里面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我明显感到架在我脖子上的两把刀随着枪响而一齐跳动了一下，鸭子和阿标手下人的枪也在同一时间，再次把枪口对准了前方。

“莫逼我！放人！袁伟，准备好，先杀阿标！”武昇再次狂喊。

“放人！放人！”武昇话音刚落，向来就以聪明狡猾而著称的阿标，马上作出了一个相当符合他格调的决定。

“鸭子，还有你的人！”

“松手！”鸭子也随后作出了决定，那一瞬间，鸭子望向我的眼神里好像露出了几丝轻松。

“走！胡钦，快走！”袁伟马上大声对着我们喊道。

我狠狠擦了一把脸上的鲜血，和地儿飞快地从人群之间穿过，跑向了门外。在出门时，我停在了武昇和袁伟身边，看着他们两个：“你们……一起？”

经过今天这件事之后，三哥那边等待着他们的不知道将是什么。虽然三哥这些年对待武昇和袁伟与对待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但当年的三哥也曾经对我很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事情太多了，不是说感情好就可以担保一切的，三哥也一样。

出乎意料的是，刚刚舍命救了我的武昇，这个时候的眼睛里却再也没有了热度，看了我半晌之后，说出了一句话：“我今天救你，是因为你是我结拜

的兄弟，在我面前，除了三哥，哪个都动不得你。但是三哥是我的大哥，罗佬那次，是他救的我这条命，那天起，我武昇的这条命就是他的了。今后，你和三哥好，我们就还是兄弟！你和三哥不好，我也就只有大哥，再无兄弟！”

说完之后，他再也不看我一眼，转过头去面对着屋里的那帮人。

我又看向了袁伟，还没有等我开口，眼神刚一接触，袁伟就把视线移开了来，微微地斜瞟着下方，轻声说道：“胡钦，你还有险儿、小二爷和地儿，我要是走了，武昇就只有一个人啦！”

我明白他们两个的意思，猛一回头，转身向着门外跑了出去，地儿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

走廊上，随着我们的跑动，其他包厢正在探头探脑看热闹的客人和服务员发出一阵惊恐的尖叫，纷纷躲开。

招手上了一辆的士，望着后视镜里渐渐远去的一笑天茶楼，我知道，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武昇和袁伟两个人也都像是这座茶楼一样正在离我远去，再不回来……

随他们远去的，还有记忆里无比温暖的那一切，而九镇六帅这个曾经叱咤一时的名号也将成为一个永远的回忆。

兄弟并没有背叛我，但是兄弟却也不再是兄弟！

百感交集之下，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8

离开一笑天茶楼很远之后，我和地儿又换了一张的士，在一个不太繁华的地带找了家小诊所，地儿陪我进去，把额头上的伤做了简单处理。从诊所出来，叫上一张的士在城里面兜了大半圈，中途又再次换了一张，确定没有人跟着之后，才回到了宾馆。

刚进宾馆，焦急不安的小二爷见到我和地儿满身血迹，不等我们两个开口说话，眼中已经满是绝望和痛苦之色。

在小二爷的房间坐下来之后，地儿向失魂落魄的小二爷详细叙说了今天在茶楼里所发生的一切。听完整个过程，得知武昇和袁伟不但没有出卖我们，甚至还救了我在地儿一命，小二爷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眼中的绝

望、痛苦之色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言不发、默默低头沉思。

良久之后，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拨通了武昇的电话。开始三四次，一直都没有接听，不死心地再打过去，听到的却是客气而又冰冷的关机提示语。

小二爷一动不动地站在窗边，我和地儿也都各自坐在位置上静静地抽着烟，房间里一片死寂。

突然，他用极快的步伐走了回来，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之后，却又低着头缓缓地摆弄起面前杯里的那个茶叶包，半天才猛然把头抬起，双眼亮光闪闪地看着我，沉声说道：“到了今朝这个地步了，你想怎么搞？”

这句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越来越深地沉下去。

我明白小二爷的意思，早在离开茶楼的那张的士车上，我就产生了和他同样的想法。

这半年以来，发生了太多的事，也出现了太多的变数。从第一件事，三哥找我借钱之后，一定要打借条给我开始，事件就拉开了序幕。第二件事，在迪厅么鸡他们手上的三把枪对着我，阿标重重打在我脸上的那一个耳光，则开始将事情向坏的方向猛力推进。最后的一件事中，三哥先是一声不吭抢了我的买码坐庄生意，之后又办残贾义，砸了我的迪厅，决裂早就不可避免。

可是今天，他居然直接发动了针对我本人的行动……

既然情义荡然无存，我胡钦又岂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

多年前跟着他一起废黄皮那晚的所有一切，至今犹历历在目。前车之鉴已有，我就绝对不能再让自己和兄弟们成为下一个黄皮。

你想办我！我也同样要办了你了！

想到这里，对于武昇决绝态度的伤心和对于死里逃生的后怕，都消失于无形。那一刻，心里剩下的只是一种突然而来的意兴阑珊。

我缓缓站了起来，望着坐在位置上仰头看我的小二爷说道：“我要义色两条腿！”

小二爷的双眼猛然一睁，射出了一股混合着兴奋、激动、恐惧与疯狂的，极为复杂的神色。

旁边正在抽烟的地儿同时发出了一连串剧烈的咳嗽声。

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小二爷，他的眼神慢慢地由最初的复杂开始变得冷静，最终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澄明光亮。

多年的兄弟，我早就知道，当他双眉紧皱、眼光闪烁的时候，也就是开始